



《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是一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安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工程的文学展示和艺术再现，也是安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一次具体实践。

用文学的方式见证历史进程，用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安徽脱贫攻坚的壮举，把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一个篇章来写，这是全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逻辑起点。2021年春节一过，苗秀侠、余同友、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家第一时间走进村庄，走进生活现场。

《我们的村庄》作为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展播，确定一个市选一个村庄，写一个故事，共16个故事。选定的村庄一是有特点、难点、亮点，二是有故事，故事是前提。从最小切口，进入最大世界，写好了村庄故事，就等于写活了脱贫攻坚的战役。我们尤其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可以让读者读出作家写扶贫的特殊感受、特别味道。

四个多月时间，一切以超常规的速度推进。6月28日，26万字的《我们的村庄》终于正式出版。

——编者

## ■创作谈

接到这一主题创作任务后，心里有一点犯怵。

脱贫攻坚是一个宏阔的题材，相关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全省各地都有不少的扶贫经验值得书写，但不可能面面俱到，我的写作从哪里着手？奋战在扶贫一线的普通人，难以计数，他们的奋斗精神，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一件件平凡的具体事务上，他们并没有过于灿烂的光彩，也不高大，他们就如河里的金沙，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淘沙见金？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脱贫攻坚是国之大事，在这样的历史时

## 影响一生的心灵洗礼

□罗光成

这两年，仿佛与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有了注定的不解之缘。2020年4月初，安徽省文联组织作家小分队一行五位作家，奔赴皖北沿淮贫困地区，集中开展脱贫攻坚主题调研采访；2020年5月，安徽省文联、省作协指派为国家级报刊脱贫攻坚专栏撰写安徽脱贫故事，5月1日至5日，我驱车2000公里，深入阜阳市界首市田营镇姜楼村、宿州市灵璧县大庙乡沟涯村、六安市舒城县五显镇梅山村，进行采访创作。这都为后来我参与书写的这部《我们的村庄》积累了宝贵而厚实的扶贫知识与书写经验。2021年初，省文联、省作协又召集四位作家，担当大型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主创。接到任务，我第一个反应是振奋，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有担当、有时特色的选题；第二个反应是责任，觉得这是一部省文联代表安徽向建党百年献礼的时代主题文艺作品；第三个反应是信心与决心，内心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感觉就是一定要把作品写好，把任务完成好。

根据安排，我负责芜湖、宣城、黄山、马鞍山等4个城市的调研撰稿。短短两个月紧张的采访、撰稿，既是一次任务，也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洗礼。在与采访对象吕佛才、任荣、宋伟、陈绍祺、胡泽慧、崔红、陶鹏飞以及广大村民百姓的深入接触中，他们身上多彩的故事和质朴的情怀，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与感动，让我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对中国农村的基层千群，对中国农村因为脱贫攻坚时代壮举而带来的划时代山河巨变与精神蝶变，留下了深刻的乃至影响一生的美好印记。

## ■评论

# 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一场伟大的实践

□方维保

安徽的余同友、苗秀侠、罗光成和储劲松四位作家，听从时代的呼唤，深入扶贫第一线，与贫苦户、扶贫干部、扶贫企业家亲密接触，真心体味，用他们优美、诗意、传奇的生花妙笔，写成了这部《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

在《我们的村庄》这部纪实文学集中，作家们塑造了一批具体感人的扶贫干部的形象。他们有下乡驻村干部，如《李朝阳下乡记》中的河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长李朝阳，《幸福的蒲公英》中的永兴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马大虎，《花样年华》中的下村干部王克贵、村干部翟从定，《冠玉记》中的扶贫工作队长崔庆广，《大歌的山水文章》中的村书记汪品峰，《水墨大南坑》中的“90后”专干宋伟、扶贫工作队长王德斌，《太湖有青舍》中的扶贫工作队长杨世木、乐家

## 脱贫攻坚精神的「皖」美书写

□江飞

作为安徽省文联“记录小康工程”重点创作项目之一，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着力讲述的是“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讴歌弘扬的是“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尽管这是一次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主题写作，但余同友、苗秀侠、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家充分践行了作家的使命与担当，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次“难度写作”，实现了脱贫攻坚精神的“皖”美书写，这集中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性与思想性交相辉映。《我们的村庄》有选择地讲述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以小切口反映大视角，以小切面展现大主题，从生活细节看乡村生活变化，通过采写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方面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来着力展现安徽脱贫攻坚的整体风貌和生动实践。这些村庄既是安徽的，更是“我们的”，这“我们”是扶贫干部，是农民，是作家，更是心怀乡愁的每一个中国人。可以说，作家们写下的不仅是安徽脱贫攻坚的缩影，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缩影。书中不仅有对脱贫攻坚精神的文学阐释，更有深刻的理性反思。比如在《大歌的山水文章》结尾写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只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话里有两个词要调换个位置：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种超越地域、超越现象的递进式发展思想，无疑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纪实性与文学性交融契合。脱贫攻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的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事件。如何来书写，是对作家的重大考验。四位作家深入到16个城市、16个村庄中去，用脚步丈量乡村坚硬的道路，用情感体验决战贫困的壮举，用笔墨记录乡村历史的巨变，用文学见证时代的光荣和梦想。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数据，既客观再现了宏大历史和微观事实，更深入表现了扶贫干部与贫困农民在事件之中的真实想法、理解与记忆，以及所体会到的彷徨、困苦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作家们有意追求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比如，随处可见的诗意化的乡村景色描写，凸显出皖地山水的独特美感，描绘出脱贫致富后的幸福画卷，真正做到了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交融契合。

三是口述史与讲述史交织互渗。脱贫攻坚战略改变了整个中国乡村五千年的历史，将曾经贫穷、饥饿、封闭、愚昧的破败乡村，变成了富裕、小康、开放、智慧的美好家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新型关系和伦理秩序，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都浓缩在农民的口述和作家的讲述之中，口述沧海桑田的乡村史、家庭史、个人史，朴素平实，真切感人。而作为讲述者的四位作家，都出生、成长于乡村，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深切感受，因而在讲述那些平凡英雄的脱贫壮举、那些勤劳坚韧乐观的奋斗者的时候，总是眼中盛满泪水，笔端充满感情。口述史与讲述史的交织互渗，展示出多维立体的村庄历史风貌和未来图景。

今天，我们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精神的“皖”美书写，每一位作家都需要静下心来，俯下身来，继续探索乡村题材创作和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由乡村思考中国，由乡村剧变认识新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新人，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余同友

# 我们村庄好风景

诗：“我们的村庄”是如此美丽，“我们村”的故事是如此精彩，我更一次次感动于“我们的村庄”中那些奋斗者的精神，他们平实的讲述，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

作为曾经村庄的孩子，我们离开“我们的村庄”已经多年了，这一次的采访与写作，让我与记忆深处的父老乡亲再次重逢，也较为全

# 生活大于创作

□储劲松

现在回想起来，参加工作以来最充实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是初到岳西县委宣传部编县报的头三年。几乎每一个休息日，我都骑着一辆太子型大摩托车，到乡村采写新闻，白天采，晚上写。哪怕是风雪交加的日子，车轮也在冰雪上飞驰。哪怕是最偏僻的人家，也留下过我的足迹。宣传部夜间亮着的几盏灯里，必有我的一盏。车是自己买的，油是自己加的，年轻的身体是自己的，约束很少，新闻也是自己的，署着储劲松三个字。那些年，我与省内外许多报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新闻甫一写出来，通过邮件，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能变成铅字，甚至经常占据大报的头版头条。那时候青春、热血而单纯，心无挂碍，也心无城府，采和写，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以至于前两年安庆有人看见我发在杂志上并被某公众号转发的散文作品，还在后面跟贴道：储劲松不是搞新闻的吗，怎么也写文章？其实我写文章差不多30年了。

面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巨变，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村庄已经不是从前那贫穷的村庄，如今，“我们的村庄”有信心，有希望，更有激情，已经把对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

我还记得，那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皖北平原上，麦苗起身，桃花、杏花、梨花开得灿若云霞，看着乡亲们扛着锄头下地，我忍不住想迎风吼一嗓子，想和他们一起，高举起锄头，翻开挖田里还了一冬的新泥。

我们村庄好风景，这才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回得去的故乡，是我们所有人的诗和远方。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愿意不当县文联主席，也不当作家，专门做一个记者。采，然后写，写，然后采，一直心无挂碍也心无城府。但人不过是被河流裹挟的一块卵石。

许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又当了一回记者，在烦琐的公务之隙，跑了合肥、安庆、滁州、铜陵四个市，蹲点采写四个村的脱贫攻坚典型人物和事迹。像当初一样，我带着采访本和笔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聊天，在灶前屋后和大妈大爷东家长西家短，连续发问，直到对掏尽心里话。鲜活的本色的泥土味生活，生动的朴素的酸甜苦辣的日子，好玩的方言，有趣的故事，草长花开的田园，这些都让我欢喜、流连、思索、回味。久在樊笼，心常郁郁；久坐书斋，文章常常枯涩。土地、农民、山水、田野、作物、禽畜、一条过路的乌梢蛇等等，这些我所来处的风物，让我恍惚又亲切。我是他们和它们中的一分子，只是我暂时离开了，终究还会回来，且必将回来。采和写，我都是带着感情的。

生活大于创作，其含义我以为有二：生活本身远比作家的创作盛大丰美，生活也远比创作重要。

靠的数字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改变，用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印证了这样的变化：安徽乡村社会从物质环境到精神面貌真真切切由“阴”转“晴”了。

余同友、罗光成等四位作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所讲述的扶贫故事又各有个性。余同友的叙述具有故事性和传奇性，讲述语言干净，故事生动有趣，经常有出人意料的引申和隐喻。苗秀侠专注于写人物，特别专注写那些因而而贫困的人物，她喜欢采用人物自述的形式让这些受到扶助的残疾人和贫困户现身说法，其笔墨饱含深情，处处透露着豪迈和强悍。罗光成擅长讲回乡企业家的扶贫故事，讲述的方法多样，塑造的人物生动活泼，可亲可敬。储劲松的故事，富有诗意和文化韵味。

四位安徽作家所讲述的这16个安徽扶贫故事，虽只是整个安徽脱贫攻坚故事的一部分，但通过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有文字温度的扶贫故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党的扶贫政策的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大改变。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

# 抒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安徽篇章

□彭正生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不仅是中国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学是时代和历史的印记，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必将得到作家久远而真诚的抒写，也必将得到文学深远而真切的回应。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全景且细致地叙写了江淮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动人诗篇，见证了江淮大地上的村庄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显示出安徽作家的责任担当、使命意识和高尚情怀。

在素材选择与题材处理上，《我们的村庄》着意开掘与发现深藏在农民精神内面的真人性底部的善和心灵深处的美，着力描绘与表现农村社会向好、向上的景象，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写作者们走进安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现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火热的土地，用真心感知每一位村民的生活，用真情记录每一个脱贫故事。他们写出了困难处境里奋进的向上之力，也写出了黯淡情境里温暖的人性之光。大歌村地处大别山深处，上桥村位于煤矿开采区，利民村则建在蓄洪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贫瘠，天然条件恶劣，这些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缺乏优势。尽管如此，这里的人们却没有舍弃生命的尊严、放弃理想的追求。作家们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大湾村因病致

贫的陈泽申积极奋斗、不懈努力终而改变命运的故事，饱含敬意地刻写了姚山村王啥啥身残志坚、矢志不渝的坚强品格。

在故事表达和内容呈现上，《我们的村庄》通过全景记录安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情抒写江淮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真诚地实践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宗旨，担负起文学“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历史任务。作家们铺展出焕然一新的安徽农村社会面貌、群众精神风貌和日新月异的金寨县的大湾村、含山县的太湖村、岳西县的大歌村等村庄充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肥西县的长庄村、寿县的邹祠村、利辛县的永兴村等村庄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乡村经济业态历史性地实现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村民们不再恪守“等、靠、要”的消极观念，陈宇、黄计亮等返乡创业青年也已经完全替换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面孔，他们是积极的、乐观的，具有高度主体性、创造性的新时代农民形象。《我们的村庄》还为我们塑造了李朝阳、马大虎、金新等驻村干部，以及陈宏领、翟从定等基层干部形象，他们都心系农民、情系村庄，全心全意为建设宜居、宜游、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谋划奔走。

总体来说，《我们的村庄》既是一份安徽文学呼应时代、回应历史的完美答卷，更是一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报告文学。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他是个“讲故事的人”。莫言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乡村的故事。乡村故事是记录时代变化的鲜明符号，是中国作家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

我们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是典型的中国乡村故事的真实呈现。所不同的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脱贫攻坚战役中感人的乡村故事。贫困户致富奔小康的故事，驻村工作队队长为民办实事的故事，回乡创业者的故事，在我们深入乡村采访中，一一呈现，并深深感动着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

在这部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有三点深切感受。

一是被感动。我们感动于被采访者的人生故事，创业奋斗故事，在困境中不服输的故事，有位残疾女子，她身残志坚，全身只有一双脚趾能动，她就用脚趾操作手机做电商发家致富。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自己不倒下，没有谁能把你打倒。蒙洼蓄洪区一位村支部书记，他不但要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还要守护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去年王家坝开闸蓄洪时，他为了救助生病的村民，差点被洪水卷走。他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为之叹服。有一位退休的村支书，已有47年党龄，他要振兴采煤区沉陷的村庄，把废弃的村庄建成一片葱郁的果园。他身上高度的责任感让人钦佩。我们一次次被感动，并把这份感动融入字里行间，融进这部书中。

二是有力量。聆听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感人故事，我们有了力量。这力量武装了我们的脑力和笔力，激发了我们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为创作这部书增加了动力，也为今后的创作增添了信心。

三是有方向。这个方向是针对今后文学创作的。作为多年关注乡村题材的写作者，通过写作《我们的村庄》，我更加明白，创作的热力在哪，前景在哪，就在这火热的乡村，在一望无际生机勃勃的大地上。讲好中国的乡村故事，创作反映中国富强、人民富裕的优秀作品，赋予作品时代性，深入乡村，走进人民，走入生活，就是创作的方向，也是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 绘制安徽脱贫攻坚的“全景图”

□陈振华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是脱贫攻坚叙事中的“安徽故事”，是重要的时代纪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叙事。概括起来，文本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绘制了安徽脱贫攻坚乡村叙事的“全景图”，充分体现了脱贫攻坚故事的在地性、全面性、深入性。脱贫攻坚的“安徽故事”覆盖全省16个市，每一个地级市选取一个脱贫攻坚的故事标本。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性，既有地域性的个性化特征，又具有基本的共性。16个乡村脱贫的“样本”，全面呈现了安徽乡村脱贫的总体风貌，这是一份珍贵、波澜壮阔的脱贫历史档案，也是写给未来的“史记”，在新时代安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真实记录了安徽乡村的历史性变迁。四位作家以自身的情怀与努力，状写了安徽脱贫历史进程中的壮丽篇章。作家选取哪一个村庄作为叙事“样本”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涉及采访、调研、深入了解的外部问题，更涉及作家的生活认知、精神结构和思想情怀，每一个样本的选择与细致叙事都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和艺术上的认真考量。

其二，这些纪实叙事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写作情怀。延安时期就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前线，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贴近人民，作家们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无论是“为百姓的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对百姓生活的熟稔，和他们情感的拉近，甚至打成一片，才能够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心灵的内部。四位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们不仅仅是在脱贫攻坚叙事中到人民中去，在既往的小说创作中，如走淮河，皖西红色的叙事、乡村叙事等等，都有大量深入生活、深入实地经历，他们从生活一线，从人民生活实践中获取第一手素材，当脚步在丈量乡村大地的时候，作家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融入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命体验的很多元素。文本中，我们能读到作家在字里行间的主体性生长以及作家对生活的审美与生活的认知之上的审美介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主体品格、道德维度以及价值判断。

其三，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国家叙事、宏大叙事，它和既往的革命叙事、红色叙事、反腐叙事、改革叙事等一样，成为主旋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主旋律文学的价值一直都被低估或不被重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文学对现实的“当代性失语”。我认为当代主旋律文学及时间回应时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关切，铭记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要历史事件，在文学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史意义。自然，《我们的村庄》也是对时代的真切回应，余同友、苗秀侠、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家写了16个安徽乡村脱贫故事，他们是安徽脱贫攻坚历史进程的“书记官”，全景式地记录了安徽脱贫攻坚的真实历史。作家们在这些样本中，写出了我们的村庄由静态、凝滞的贫困历史转向了动态、充满生机的脱贫现状。脱贫不仅仅是外在乡村形态的改变，村庄人的观念、思想、意识也随着脱贫攻坚的伟大进程而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同时文本也真实反映了脱贫攻坚引领者——驻村干部主体性的成长与自我意识的涅槃。

## 讲好安徽的乡村故事

□苗秀侠